



冷眼向洋

李放眉 著

中國文史出版社

冷 眼 向 洋

李放眉 著

中國文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冷眼向洋/李放眉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12

ISBN 7-5059-0193-1

I . 冷… II . 李… III . 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1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5555 号

书名	冷眼向洋
作者	李放眉
出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
地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尹龙元
印刷	山东农业大学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
插页	2
版次	2001 年 02 月第一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50 册
书号	ISBN 7-5059-0193-1/J·67
定价	2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

去 日 苦 多

——代自序

在准备出这本书的时候，我有过一些惶惑的感觉。

惶惑有二。一是出本什么样的书，二是书稿该如何选定。

先说一。出这本书，在先，我的想法是出一本杂文随笔集（含言论），这就须在选择书稿时，体裁上尽可能纯粹一些，至少相近一些，以使成书后有点“专项”的味儿。但，随着文章的搜检，我发现不成。若照体裁相同或相近来择稿，篇目虽然有一堆，但因篇幅短小，结集起来却未免薄了。这时候，深感以往的写作，方向的确失之于散漫，以致于格子爬了多年，待想结一本较纯粹的某类别的集子时，适意的文稿竟然会捉襟见肘。

再说二。写作是一个过程，初期的学步比起后来的走笔，总要嫩上许多，甚至可笑许多。特别是，我们正处于国家的社会转型期，观念、意识、及其行为外化等，随着社会的变迁，也都在有所变化或位移，那么，我们就某些世象的发言在铺写成文字的时候，这方面尤其是杂文和言论，就无可避免地会带有当时的“理念”色彩，这样，一些早期的文字尽管在写时也比较用心，可内中的“理念”就未必逃得掉浅薄，甚至在今天看来或许不太合时宜也说不定。

然而，惶惑尽管有，书还得出。后来我取了这样的思路：一是扩大书稿的体裁容量，出一本综合性的文集，而不是原想的较为纯粹的杂文随笔集。这样，可以用足这次也并非容易的出书机会，将

一些短期内难得写出“规模”的作品类别也收进来，既避免了日后可能的、料想不到的散轶，同时也使这本书问世的时候，模样不会尴尬。二是不怕当初自己的幼稚或可笑露脸，早期写下的文字也给它们在书中一定的席位。如此，可以客观地基本保持自己写作过程的“原生态”状貌，也是对我们社会变迁的某种视角的些许动态记录。虽然，其中某些“记录”或许时移势易，而今阐发有别，但，留存下来，也便留存了时代曾给人头脑的某些社会烙印。这一点我想并非完全没有意义。

于是，便有了这样一本书，杂文、言论、随笔之外，近年写的若干散文，早年杜撰古人活动于当代以针砭世象的“故事新编”，乃至时不时鼓捣出的一些短篇和超短篇小说，也都罗列进来了。这无疑是文章体裁的“大杂烩”了，书名取作《冷眼向洋》，却寓意了我个人对世道人心、潮流时尚诸方面若干感受的独立表答，不过表答的形式不一罢了。至于抑扬臧否能不能获人认同，到不到位，“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便只能由人评说去了。

我的写作的确很杂。除了这本书所收入的多样体裁文章，文艺理论及评论、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这二者有时不容易区别）、词话选读、社科研究等，还有我职业所系的新闻门类，都使我投入过不少的时间与精力。但总的而言，我的作品篇幅洋洋洒洒者不多。这是因为，一方面，办报十多年，工作性质的难以闲适，难有余暇，为文，就比通常按点上下班的业余作者还要业余。时间的过于有限便决定了我欲写作，多数时候只能是短小的方具有“可操作性”；另一方面，与工作关联所写的东西，版面上一般所给篇幅也比较吝啬，难得有任你纵笔一快的时候。于是，写短文章，便实为职业的制约使然，训练使然，导向使然。至于写得杂，其实也与办报有关系。报纸与刊物的很大区别，除了周期的高频率外，就在于它内容包揽的驳杂了。因而有一句行话说，胜任的报纸编辑，应该是一个杂家。我当然不是说自己已经杂而成“家”，但只要我还是一

个报人，我恐怕还得杂下去，向杂家魅力靠拢，以能胜任职守。

不过，我写作的杂，也自有内因，那就是在写作中，我的确没有“专攻”某门的明确目的，工作上需要弄的除外，皆是率性而为，凭兴趣出发，有什么物事触动了，便写。记得第一篇变为铅字的处女作便是这样一小则即兴涂鸦：

月牙儿柳梢挂，花丛里，鸟儿在低声闲话。小亭下，忽听一声“七巧巧哇”，抬望眼，原来是几个“时髦”的娃娃。男的长毛过耳，花花绿绿的衬衫下，配上清一色的扫地“大喇叭”；女的短裙飘腿，红艳艳的紧身衣，外加高跟凉鞋长统丝袜。这全副“披挂”，不知他们来自香港、澳门，还是马尼拉？香喷喷，满身的脂粉；臭烘烘，满嘴的流话。众游人，纷纷避让不暇。他们也旁若无人，把小亭儿独霸。打开录音机，嘶哑着嗓子，附和着“哎哟，我的妈……”酒瓶乱甩，瓜皮果屑抛阶下。醉熏熏，把空气污染；闹嚷嚷，简直像吵架。·

举国正高歌猛进干四化，他们却把宝贵的青春，无端抛洒。真是自命不凡超过“现代化”，到头来只赢得公众的憎恶与唾骂。

喝足、吃饱、叫够、跳累，互相搀架。刚起步，只听一声“扑哒！”两个摔在台阶下。“你龟儿瞎了眼？”“老子踩着烂西瓜！”这两声对骂，正应和着“哎呀，我的妈”……。

这篇东西，题目叫《哎呀，我的妈》，发在1980年8月16日的《贵阳晚报》副刊上，题旨是抨击一些当年的“时髦青年”不讲公德的行为，这用意应该至今不错，但文中对“时髦青年”的某些外在描

写，却看得出作为作者的我，其实是很有些保守意识的，或简直就是迂执可笑的。在今天，比那些装束更“酷”的我们都已见怪不怪了，只要不做无公德的事，谁还会有看得惯看不惯一说呢？而要论及体裁，这篇东西就简直是不伦不类，打油诗不像打油诗，顺口溜不像顺口溜。若有人识得其中不无元散曲的味儿，那我就有“知音”之幸了，因为我当时确是想借散曲的形式来写写的，却又受不了散曲套路的约束（主要是自己功力不逮），于是信笔划拉，便成了这等糊涂模样。这篇本来上不了台盘的东西之所以在这里让它上了台盘，是因为它是我所有投稿的第一篇，得编辑厚爱，一投即中，由此鼓舞了我，开始了不辍的笔耕。可以说，当初它如果投而不中，泥牛如海，我是否还会继续提笔就说不定了。所以我个人至今偏爱这篇小不点儿，尽管它肯定浅陋十分。命运就是这么防不胜防。一个不经意间的念头，在变成一篇偶得的小文时，便把我后来业余生活之存在方式，交给了案头上的思考与铺写。

然而回看我的写作，二十年了，一如“发蒙”时候的信马由缰，无定式亦无定势，却又不免惭愧。虽说，我为文颇杂有如前所述的原因。但，杂与专，其实又并非是绝然对立的，倘能于杂中有所侧重，有所专，日积月累，那么，今天我在出这部书时，若要首选某门类的专集，选稿之际，就不会为适意的文稿捉襟见肘而惶惑了；所成的书，也怕要漂亮一些。

事实上，广泛地看，从欲成“器”的角度讲，专恐怕要比杂胜上一筹，写作大约也不例外。坊间有言，你什么都是，就什么都不是。此话尽管绝对了一些，但现在给我的感受却仿佛震聋发聩。去日苦多，惟愿这本书和我先出过的一本散文集《夜雨心窗》，内中果真能有些篇什还能为人喜欢，对得起读者朋友，便是幸甚之尤了。

自然的，去日苦多，我仍想日后的作为还不无希望。

结尾我想提一下我的母亲。老人是1998年4月22日清晨去世的。而我，由于参加一次禁毒调查，之前一段时间均在外奔走。

17日，在六盘水市逗留时，我给母亲打电话，话筒中语音提示竟说号码改了，我大惑，因为这次离家刚才两天。其实是恰遇线路割接被改了号。我不知原因倒以为电脑程序出了毛病，于是重拨，当然也就没用。便是因了有这细节，我对后来试着按语音提示的号码打过去听到的母亲声音一直记忆很深。电话中，母亲说话显得气短，不正常。问怎么了，老人说近日感觉心跳过速，说话都累人。母亲患过肠癌，做过手术，但那时又觉有些不适，准备再度住院治疗。由于不知是有心脏隐疾，母亲疑心是一直在服的中药不投方所致，我也同意她暂时停服中药，观察观察，并告知不日返回贵阳，即送她入院。之后，在安顺又采访些时，于21日中午回到家中，即与事先已约好的弟弟一道送母亲去贵医附院看医生。医生让母亲做了心电图，建议留下观察，后听说我们已在外科办了住院手续，便同意母亲到那边去住着，叮嘱说有什么不适就叫值班医生。我们兄弟搀扶母亲去病房看了已安排的床位，但老人执意要先回家打扫一下个人卫生，遂依了她第二天再入院的意见。母亲是个极爱干净的人，她是虑及住院后洗澡不便，故作如是打算。后来发生的事证明我们兄弟同意送她回家是一个不可挽回的绝大错误。次日清早，母亲已经起床，却突然心脏隐疾急性发作，须臾间便告不治！——尽管母亲在历次“高知”体检中都未得到过心脏有疾患的明确警告，这是使她及我们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有关癌症治疗上，从而对她数日心跳过速的预后估计严重不足的原因，但，如果不是因为某项写作任务要去参与那次禁毒调查，就不会连续一周离开母亲，就可能在她已感心脏不适时早一点送她去看医生，就可能早几天让她住进医院，就不会当意外发生时措置不及……

母亲享年七十有六，寿不算短，但老人的离去竟和我的写作活动有着干系，这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而我，是多么希望母亲仍然活着！

母亲的一生坎坷，在我的有关文章里已大体有过叙说。晚年，

老人对子女的慈爱愈发有加，我的女儿能健康成长，也得益于自幼便获奶奶的关爱和照拂。这本书中的许多文稿，就是我的小家和母亲住在一起时，得老人主内操持，方得有暇草成。所以，去日苦多，虽则如是，我能再有这本集子问世，却也离不了母亲为我们付出过的辛劳。

我永远感谢母亲。但，作为长子，在母亲最需要侍奉的时候，我竟未能在老人身边。我不敢想象母亲的那最后几日，独捱病魔，都会想到些什么。——去日苦多，母亲走的时日越来越远，而于母亲的愧疚，此刻，一个沉沉的冬夜里，我依然不能释怀……

李放眉

2000年11月28日凌晨

目 录

去日苦多——代自序 1

第一辑 投枪试磨

也谈“包公热”	3
“逆境人才说”质疑	5
板子生活的玄机及其	6
“清”与“贪”的诸论与扬弃	8
人性及性概念的扩展	10
范进遗风新演	12
捧场,笔下生花说	14
李逵葬花与鲁智深玩林黛玉	16
“水骨肉说”歪批	19
说潇洒道孤独	21
天上有“黄金万两”	23
软饭、男女平等与流行词慎用	25
“文化”的画皮	27
色之鬼狼魔研究	30
旗号与旗号家族的昌盛	32
“拿翻”的武器与武器的“拿翻”	35
突然有人敦请致富	37
关于“小姐”的研究	40

目 录

车匪源流别考	43
“拐人不如拐狗”反省	47

第二辑 说是道非

“牌子”小议	53
今日平了真民愤	55
国法与党纪	56
“本事”、“关系学”及其他	57
“耕田”与“下田”	59
亭子间堡垒与现代“小楼一统”观	61
“疥癬之疾”与“痼疾大患”	63
且慢齐声喝彩	65
话说“牛二”	67
偏听焉能不暗?	69
强化“书同文”意识人人平等	71
想起了“精神原子弹”	73
应该从法的角度讨个公道	75
幸亏只生了一个	77
何妨见仁见智	80
不敢生病	82
也谈大张旗鼓做好事	85
当心时尚消费	87
红绿灯下“盲人”多	89
“净土”就在自己心中	91
霸权的时尚	93

第三辑 门外续貂

项羽为何拿“破轮”	97
-----------------	----

僧格林沁的“光彩”及其他	98
清代皇储的“密立”	100
巨片,尤须写出“这一个”	101
电视剧质量引出之怪想	103
貂蝉能不能走	105
马后炮的马后炮	107
球场的感觉真不同	110
别耍“门坎猴”	112
皮球是圆的	114

第四辑 云卷云舒

书到用时方恨少	119
“夫人文化”别侃	121
碗里·锅里	123
自夸英明	124
散文不应是美丽的谎言	126
牌盲说牌	130
刘晓庆生错了时代?	134
流浪崇拜	138
“男孩”“女孩”	140
取长补短	143
男人话题	144
与余杰的代沟	146
谁惯坏了明星	153
世无英雄	156

第五辑 真水无香

送牛奶的姑娘	161
--------------	-----

目 录

睁着眼睛上当.....	163
检查团将莅临学校.....	166
我们的“丁婆婆”	169
等待“第二次握手”	172
雨宿绿园.....	181
孤灯下的心潮.....	183
尴尬的“赤脚大仙”	187
团圆的遐思.....	189
天无绝人之路.....	191
我认识的方军.....	197
曾经沧桑看广播.....	202
岁月无痕.....	205
大街上交了老外朋友.....	208
“黑七月”前奏	213
无疾而终的“知音”寻觅	217
沧桑心祭.....	225

第六辑 履痕神追

飞越秦岭.....	237
夕阳航程.....	240
风雨出西宁.....	242
鸟岛之魂.....	245
柴达木热风.....	248
不识昆仑.....	251
雄性的昆仑.....	254
唐古拉神威.....	257
“坐游”的苍白	260
航海下龙湾.....	263

南行散记.....	265
“书香”式微孔门前	277

第七辑 故事新编

鲁达买粮.....	283
孙大圣旅游奇遇.....	290
孙大圣街头奇遇.....	292
孙大圣凡间计穷.....	294
金木水火土.....	296

第八辑 人世物语

老王头守夜.....	301
拔钉子.....	303
隔 阂.....	305
潜 流.....	307
肉案轶闻.....	312
一挂红灿灿的鞭炮.....	314
夕照正红.....	316
忏 悔.....	319
无言的邂逅.....	321
小 窗.....	323
陷 隅.....	325
考场上.....	333
岩娃当兵.....	335
朦胧的琥珀色.....	337
牵 连.....	339
“怕吃面”外传	344
地狱之门.....	346

目 录

仙人洞圆月	348
“一口吞”的余温	357
狗西施传奇	359
不幸的芬	361
出其不意的“开发”	363

第一辑

投 枪 试 磨

